植物分类学报
第20卷 第3期 ACTA PHYTOTAXONOMICA SINICA 1982年8月

中国水仙考*

陈心启 吴应祥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引言

水仙是一种著名的花卉，在我国有悠久的栽培历史。早在宋代，"水仙"或"水仙花"就见于一些诗词、绘画之中。例如，赵孟坚(1199—1264)的水墨双钩水仙卷(图版11)，也许是现今世界上所保藏的一幅最早的以水仙为题材的绘画。至于诗词歌赋就更多了，象高似孙的《水仙花前赋》与《后赋》，赵溍的《长相思》，刘敞的《水仙花》，朱熹的《赋水仙花》以及杨万里的《咏千叶水仙花》等不下三十余首。可见当时人们对水仙是何等的喜爱。

然而，在这以前，中国史籍中并没有关于水仙的记载。虽然在近代的一些植物学文献中曾提到水仙是中国原产的，有些作者甚至认为系出自我国武当山，但未能提出令人信服的论据。究竟中国有没有野生的水仙？目前栽培的水仙是中国原产的，还是从国外引入栽培的？这个问题确实值得作进一步探讨。这里仅就笔者近年的研究，作一初步的讨论与说明。

一、史籍记载的启示

上面已经提到，中国关于水仙的最早记载始于宋代。在宋代以前，不仅本草、花谱、药书中没有水仙的踪迹，就是文学典籍中也从未出现过"水仙"或有关水仙的描述。

中国是以悠久的文化历史著称的。从公元前六至十世纪的《诗经》中就开始有不少关于植物的记载。其后，象《尔雅》、《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神农本草经》、《南方草木状》等书籍所涉及的植物也不在少数。特别是到了唐朝，它曾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学作品，其中吟花颂柳的俯拾皆是，但竟没有一首是吟詠水仙的。正如辛弃疾在《贺新郎》一词中所说："灵均千古怀沙恨，想当初匆匆忘把此花题品"。当然，这不太可能是由于文人的疏忽或是水仙缺乏吸引力，而只能解释为在宋代以前没有水仙，或者还没有为人们所广泛栽培。诚然，在我国原产的名花珍木中，被忘却题品或记载的，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其次，从宋代流传下来的三十余首有关水仙的诗词看，它在当时是十分珍贵的花卉。例如黄庭坚的《吴郡[1]送水仙花二大本》中有："折送东园粟玉花，并移香本到寒家。何时持上王宸殿，乞与官梅定等差。"之句。可见当时只有达官贵人或高级文人中偶见栽培。这种情况恰好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水仙是在宋代才开始出现，或者还出现不太久的珍贵花卉。

---

* 本文承秦仁昌教授审阅指正，在舟山群岛考察时得到舟山林科所何国任、卢小根、孙洪本等同志的帮助，作者谨表衷心的谢意。

1) "吴郡"在一些书中作"共郡"。

另一方面，从有关诗词中还可以看出，当时水仙的栽培主要见于湘、鄂一带。例如高似孙《水仙花后赋》中所涉及的"潇湘、沣沅、荆浒、湘渊"，黄庭坚诗中的"荆州今见水仙花"，朱熹诗中的"湘君谢遗褋，汉水羞捐玦"等，均指今湖南、湖北一带。看来，当时的中原(河南)还没有栽培水仙，宋张来的《赋水仙花》中有："中州未省见仙姿"之句，就是明证。

然而，当时闽、浙一带是不是有水仙的栽培呢？在一些诗词中也可以看到蛛丝马迹。上面提到的黄庭坚的诗《吴郡送水仙花二大本》，又《花史》中曾记载"宋杨仲囦自萧山[1]致水仙一、二百本，极盛，乃以古铜洗蓺之，学洛神赋体，作水仙花赋"。还有宋许仲企的"芳苞出水仙，厥名为玉胥。适从闽越来，绿绶擁翠条。"等记载。很可能当时在江苏、浙江、福建一带也有栽培水仙。当然，究竟谁先谁后，是闽越先还是湘鄂先，则无从查考了。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唐代段成式(?—863)的《酉阳杂俎》中有一段记载："榛祇出拂林国，根大如鸡卵，叶长三、四尺，似蒜，中心抽条，茎端开花六出，红白色，花心黄赤，不结子，冬生夏死。取花压油，涂身去风气"。从这段记载看，第一，这里所谓的榛祇，按花的形状、色泽、花期以及植物的体态，必定是指某种水仙而无疑；第二，这种水仙与现在的水仙并不完全相同；第三，榛祇与波斯语的"Nargi"(水仙)同音；第四，这种水仙原产地是拂菻国，即今天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按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记载："当时沟通东西方商业往来的东罗马(拜占庭)，唐代史书上称为拂菻")。这是一段相当可靠的记载，也是我国有关水仙花的一段最早的记载。

另一个重要的记载见于《花史》："唐玄宗赐虢国夫人红水仙十二盆，盆皆金玉七宝所造"。既然花盆用金玉七宝制造，那么红水仙的身价便可想而知了。显然，当时这种从意大利引入栽培的花卉，是国内所未曾见过的，十分珍贵，只供宫庭玩赏。

这些都足以说明，在唐代及其以前的史籍中不见关于水仙的记载，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还没有栽培，或者至少还没有普遍栽培。但从唐朝开始，随着对外往来的逐渐增多，很可能水仙也在这时被引进了。据唐史记载，唐代从贞观 17 年至开元 10 年(643—723)的 80 年间，光拂菻国就有五次与唐交往。这离《酉阳杂俎》的记载也仅一百来年的时间。既然其他品种的水仙可以在当时输入，那么水仙是不是也可以同时或在后来输入呢？应当说是可能的。

二、中国的野生水仙

根据有关县志的记载，中国自明清以来有两个著名的水仙花产地，即江苏的嘉定和苏州一带及福建的漳州。《台湾府志》曾记载："广东市上标写台湾水仙花头，其实非台湾产也，皆海舶自漳州及苏州转售者。"实际上，作为栽培水仙的集中产地，江苏嘉定、苏州一带要比福州漳州为早。《龙溪[2]县志》曾有"水仙岁暮家家互种，土产不给，鬻于苏州"的说法。明王世懋的《学圃杂疏》中也记载："水仙以单叶者为贵，出嘉定"。

嘉定、苏州的水仙花究竟从何而来，由于年代太久已无从查考了。但漳州栽培水仙花的历史，据翁国梁(1936)的考证，距今最多只有 200—300 年。翁系漳州人，他对此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按他的叙述，关于漳州水仙的来源有三种传说：(一)二百年前漳州商

1) 浙江杭州附近的县名。
2) 龙溪即漳州。

人余凤鸣侨商于非洲，从外国人花园内索得二颗，回国繁殖；(二) 明末清初有余明凤者，航海遇风，漂泊至一荒岛，拾得水仙花种，带回漳州繁殖；(三) 拾自福建海澄港口。尽管传说不一，但都一致认为是从外地传入的。

但令人不解的是不论在江苏嘉定、苏州，或福建漳州，今天均未发现有野生水仙。

关于野生水仙，据笔者所知，史籍中仅有两处记载，一是《南阳诗注》："水仙本生武当山谷间"；一是《定海厅志》(光绪)："水仙本名雅蒜……。雅蒜悬山海涂，有数十亩(康熙志)"。

武当山位于湖北省西北部的均县与房县之间，但至今尚未闻有在此采得野生水仙者。不仅武当山没有，就是其邻近地区以至整个湖北、湖南亦未闻有发现野生水仙者。看来，这种说法的可靠性是有问题的，下面还要加以详细讨论。而这里要着重说明的是我国东南沿海所谓"悬山海涂"的野生水仙问题。

最近笔者曾到浙江舟山群岛进行野外调查与考察，得知该地区有相当数量的野生水仙。据舟山林科所何国任的材料，多数岛屿上均有野生，而且是成片生长的。我们在定海、普陀山等岛也看到不少小片生长的野生水仙。这说明康熙时县志的记载是真实的。秦仁昌教授也曾告诉笔者，他早在 1923 年就曾在浙江东南部的南麂岛上的海滩上采到过大量野生的水仙鳞茎带回南京栽培。此外，福建近年也在沿海的平潭、长乐、连江、霞浦等地发现有野生的水仙。可见它在我国东南沿海的分布并不是孤立的。而且据报告在日本的九州和本州关东地区沿海也有野生水仙的踪迹。

问题在于这些野生水仙究竟是天然野生的，还是栽培逸为野生的。

在野外考察时下面情况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我们所看到的定海与普陀山两岛上的野生水仙，都是位于庙宇或房屋附近。其中大部分分布在朝南的、距海 10 余米至数十米的海滩周围。有些地方虽然现在房屋已荡然无存，但经调查都是曾经有过房屋和人们居住的历史。至于从来无人居住的小岛，目前尚未发现有野生水仙，尚有待进一步调查。

第二，水仙花期一般在二、三月份，此时正是海岛最冷的季节，我们所看的植株，大多数花葶被冻坏，而不能正常开花。

第三，开过花的植株，虽可见略膨大的子房，但没有完好的胚珠，至少绝大多数都不能正常结果。

第四，生长一般良好，而且有成片的幼苗，但每片中各种龄级的都有，参差不齐，未见成片的同龄幼苗。

由此观之，这里的野生水仙极可能是一种归化植物，而不太可能是这里土生土长的乡土植物。据欧洲植物志 (D. A. Webb in T. G. Tutin et al., Flora Europaea **5**: 79—80. 1980) 记载，中国水仙的原种 Narcissus tazetta L. 在欧洲有悠久的栽培历史，由栽培逸为野生者甚多。整个水仙属都有这种情况，常常无法判断其来源。在法国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有不少水仙居群，至今还搞不清楚究竟是当地原产的还是栽培逸为野生的。因此，我们也不应当把这里的野生水仙简单归结为当地原产的乡土植物，而需要加以分析。

这里的野生水仙虽然生长良好，幼苗也多，但结果者极少(我们在野外甚至没有见到一个完好的幼果)，幼苗又非同龄，所以不太可能全部由天然种子萌发的，有可能是无性繁殖而来的。具鳞茎的百合科、石蒜科植物常常如此。总之，作为一种具鳞茎植物，水仙是

易于成活和生长的，在环境适宜的海岛上长期生长、繁殖也是不难理解的。但它只见于或绝大多数见于人们居住的地方，而且花期正好处于当地最冷的霜冻季节，又几乎不结果。一种土生土长的乡土植物出现这种情况，那的确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三、植物学领域的若干问题

中国水仙的科学记载最早见于汪机（1522—1566）的《本草会编》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1590)。但明确指出它与地中海沿岸的 *Narcissus tazetta* L. 有密切亲缘关系，并给予科学命名的则是 M. J. Roemer (1847)。他把中国水仙视为该种的一个变种，并取名为 *N. tazetta* L. var. *chinensis* Roem.，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N. tazetta 是水仙属中最广为栽培，也是最多型的一个种，过去在其下发表的名称不下百余个。根据花的色泽，这个种可分为三大类(或称亚种)：花被纯白色，副花冠亮黄色至深黄色 (subsp. *tazetta*)；花被奶油黄色或极淡的黄色，副花冠中等至鲜黄色 (subsp. *italica*)；花被鲜黄色或金黄色，副花冠深黄色至桔黄色 (subsp. *aureus*)。一些作者在亚种之下，又根据花被管的长短与花被裂片的形状、大小，划分成众多的变种。中国水仙应属于第一类下面的一个变种。本文不打算去讨论它的详细分类，因为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这里所要着重指出的是它与地中海植物的密切亲缘关系，特别是与 *N. tazetta* var. *herbertiana*、var. *monsrchus* 及 var. *sexlobata* 等变种之间的差别是十分微小的。欧洲植物志把这些变种均并入 subsp. *tazetta* 中去，而日本植物学家北村四郎等(1974)也主张将中国水仙一并归到这个亚种中去。虽然我们并不赞成后者的见解，但他们关于中国水仙与地中海水仙有密切关系的观点则是十分正确的。而且从花的形态、色泽看，它们之间的隔离(不论天然的或人工的)的时间也似乎不会太长的。

水仙属约有 30 种，它的现代分布中心是在地中海沿岸，向东可达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只有一个变种即中国水仙，孤零零地分布于东亚的中国与日本沿海。象这样式样的间断分布在被子植物中，恐怕是极为罕见的。一些沿海岸分布的滨海植物也未见有类似的分布式样。因此，很难把水仙属的这种间断分布解释为植物本身由于地理与历史原因造成的。

有性繁殖的障碍，同样是值得我们考虑的。上面已经提到，中国水仙的花期正好处在霜冻严重的早春，不能正常开花结实。如所周知，石蒜科在我国只能很少的几个属，它们全部是夏秋季开花，唯独水仙例外。反之，在水仙的故乡——地中海沿岸，冬季至早春气候干燥而阳光明媚，气温并不太低，不少水仙品种均在此时开花结实，这无疑是一种适应。当然，地中海地区和南欧的自然条件也远不完全一致，在当地产的众多水仙中，也有一些种类是夏秋开花。而产于冬季与早春寒冷的中国水仙却属于前者，确实令人费解。

至于不结实的问题，不仅沿海野生水仙如此，栽培的水仙也如此。这一现象应当说是某些长期采用无性繁殖的栽培植物所有的。《酉阳杂俎》中关于水仙的记载就已经有“不结子，冬生夏死”之句。近代的一些报告说中国水仙是三倍体，是有道理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釜江正己 (1971)[5]的工作。他通过对朝鲜、日本和我国台湾所产的中国水仙 65 个系统的染色体组型和减数分裂过程的研究，确认日本所产的水仙与我国所产者系同一起源，均为同源三倍体。最近，李懋学等 (1980)[7] 又进一步证明，在我国舟山群岛产的野生

水仙与漳州、崇明(上海)栽培水仙，三者在染色体数目、基本组型和 Giemsa C-带的带型上极其相似，并认为三者是同一来源的同源三倍体。这些研究对于探讨中国水仙的起源很有启发性。

根据上述，亦即纯粹从植物学的角度看问题，其结论与上面史籍记载以及野外调查、观察所得到的结论也是完全一致。亦即中国水仙并非中国或日本原产的乡土植物，而极可能是古代从地中海地区输入的归化植物。它们首先在中国栽培，然后引入日本。在长期的栽培过程中，有些逸为野生，并在适宜的条件下保存下来了。

四、讨论与结论

近代植物学文献中，对中国与日本产的水仙的来源问题，有两种不同的见解。B. Laufer (1919) 认为可能是西方引种来的。大井次三郎 (1953)[3] 则不十分肯定。而北村四郎等 (1974)[6] 则相当肯定地认为是明代以后的归化植物，他们的根据就是《酉阳杂俎》中关于"榛祇"那段记载。诚然，榛祇是一种水仙，这是没有疑问的。然而是否指现今见到的那个变种(即中国水仙)呢？看来并不是。从"茎端开花六出，红白色，花心赤黄"这段说明看，很可能是另一个亚种 *N. tazetta* L. subsp. *aureus* (Loisel.) Baker。因为在欧洲产的仙中，"花心赤黄"亦即副花冠红黄色或桔黄色的，只有这个亚种及一些杂种。当然，输入水仙同时夹带不同的种和品种不是不可能的，但光根据这样一次记载而立论，且品种又不相同，未免欠慎重。

另一方面，在中国近来所出版的图书中，则多认为水仙原产中国。例如《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写明："原产浙江和福建"，此外，也有人认为是原产湖北武当山。后一个论点是由翁国梁(春雪)(1936)在他深入考证的基础上作出的。他立论的根据大致有如下几点：(一)《南阳诗注》有"水仙本生武当山谷间"的记载；(二) 宋朝诗人吟詠水仙均写于湘、楚，并谓生于山谷间，其中特别是宋黄庭坚诗有："得水能仙天与奇，寒香寂寞动冰肌。仙风道骨今谁有，淡扫峨眉箋一枝"之句。因武当山中央有一峰名"参岭"或"箋上"，故与诗相吻合；(三) 东亚植物极其丰富，为许多种、属的发祥地；(四) 输入植物的名称多沿用音译名，何以今不呼箋柢，而呼水仙。

然而，最重要的事实是：武当山及其周围地区虽经多次采集，至今没有发现野生水仙。我们知道，水仙是有顽强生命力的植物，如果把这种情况解释为天然灭绝是不合逻辑的。其次，翁国梁所列举的这两处记载均系文人作品，缺乏详细的说明和考证，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在我国史籍中关于植物名称方面，这样的先例多得不胜枚举。诚然，这里所谓的"箋"是否就是指武当山，也是值得商榷的。按"箋"与"簪"通用，"淡扫蛾眉"意为淡淡的画眉，即淡妆素扮，示水仙花雅淡的色泽，而"箋一枝"似指亭亭玉立的花葶，而非武当山。当然，这样的解释是否符合原意，还可以讨论。但若从原诗作者所留下的六首吟咏水仙花的诗来看，当时这种花卉在作者自己心目中是很高贵的，其中有"可惜国香天不管，随缘流落野人家"之句。这里的"野人家"显然是指非贵族的一般文人之家。这也反映出此花不可能是山野自生之物。

至于其他几点理由，显然多是牵强附会的，更不足以说明此种植物源自中国，本文就不详细讨论了。

这里还有三个问题需要加以说明:

第一,这种植物既然在湘、鄂已有长期栽培历史,为什么不就地逸为野生,而仅仅见于闽、浙沿海呢? 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据汪灏的《广群芳谱》(1708)记载:"水仙在杭州近江处,园丁种之成林,以土近咸卤,故花茂。插瓶用盐水,与梅花同"。看来,它喜欢带盐碱的土壤。这和我们在舟山群岛考察所看到的情况是一致的。但是,在人工栽培的情况下则适应性很广,无须带盐碱的土壤也能生长很好。这在栽培植物中并不少见。它们能否就地变为野生或半野生的归化植物,完全取决于环境条件。是不是我国东南沿海某些地区的条件较之其他地区更适合于这个来自地中海沿岸的"异乡"植物呢? 看来,情况可能是这样。

第二,水仙究竟何时传入中国? 何时得此名称? 这个问题今天已无从细考了。但在《镇海县志》中有一段话值得注意:"水仙……元祐年间始盛得名(嘉靖府志)"。这条出自明嘉靖年间(1522—1565)的记载,认为宋元祐年间(1080—1093),水仙才开始较广泛地栽培的说法,看来是可信的。因为当时留下了不少诗词,象刘攽(1023—1089)、黄庭坚(1045—1105)等人就是熙宁至元祐年间的人。但实际上时间还要早得多,就我们所知,我国文学遗产中最早的一首有关水仙的诗是五代至宋初人陈抟(?—989)的"咏水仙花":"湘君遗恨付云来,虽堕尘埃不染埃,疑是汉家涵德殿,金芝相伴玉芝开。"这距离唐朝就很近了,离《酉阳杂俎》的记载仅一百余年的时间。很可能水仙就在唐初引入,经过一、二百年时间而逐渐传开。

第三,水仙在中国史籍中有许多别名,象金盏银台(本草纲目)、玉玲珑(单花谱)、天葱(南阳诗注)、雅蒜(太平清话、长物志)、俪兰、配元(三余帖)、姚女花、女史花(内观日疏)等等,这些都出自宋代以后的史籍中。但其中《长物志》(明朝文震亨著)曾记载:水仙"六朝人呼为雅蒜"。按六朝系指公元三世纪至六世纪间三国时东吴至南朝诸代,时间远在唐朝以前。这点只能存疑,但可能性不大,因为《长物志》并没有写明出处,它没有其他记载可以印证。而另一处见于《太平清话》的记载:"宝庆人呼水仙为雅蒜"却较为可信,宝庆(1225—1227)为宋代年号,此时已有水仙栽培的其他记载了。

总之,综观上述,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水仙是一种归化植物。它极可能是在唐初从地中海区域传入中国的。在五代至宋初就逐渐传开,成为士大夫和上层人士赏玩的珍品。到了宋熙宁至元祐年间就较为多见了。水仙一名恐怕在五代就开始出现了。不论从史籍记载,还是用现代植物学观点看,其结论都是这样。当然,限于笔者的水平和所掌握的材料,这个考证难免会有错误不当之处,望海内外学者不吝赐教。

五、附 录

中国水仙有2个品种,一为金盏银台,一为千叶水仙(野生与栽培都同样有此两品种),但近代人们均直接呼为水仙。由于该种水仙的种下分类问题十分复杂,为避免混乱,我们主张暂不改变它的等级与拉丁名称,仍作为变种,其中千叶水仙则作为栽培品种,不另起新名。

水仙变种 金盏银台(本草纲目)

Narcissus tazetta L. var. **chinensis** M. Roem., Syn. Monog. **4**: 223. 1847; Kunth,

Enum. Pl. **5**: 741. 1850; Miq. in Ann. Mus. Bot. Lugd.-Bat. **2**: 140. 1866; Franch. et Savat., Enum. Pl. Jap. **2**: 45. 1879; C. H. Wright in Journ. Linn. Soc. Bot.**36**: 87. 1903; Ohwi, Fl. Jap. 328. 1953; Iconogr. Cormoph. Sinic. **5**: 553, t. 7953. 1976.——*N. tazetta* auct. non L.: S. Kitamura et al., Col. Ill. Herb. Pl. Jap. **3**: 88, pl. 23, n. 157. 1974.

花被纯白色，副花冠金黄色。花期 2—3 月。

产浙江沿海岛屿(舟山群岛，南麂岛等)和福建沿海（平潭、长乐、连江、霞浦），生于海滩附近。也分布于日本九州与本州。为归化植物，原产地可能系地中海沿岸。现我国漳州和上海崇明有大量栽培，远销国外，其他地区也有少量栽培，供观赏。

千叶水仙(品种)

Narcissus tazetta L. var. **chinensis** Roem. f. **florepleno**

花变态，重瓣。

产地与来源均同上。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1] 陈梦雷等，1726：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第 121 卷，541 册，30—33 页。

[2] 翁国梁(春雪)，1936：水仙花考。

[3] 大井次三郎，1953：日本植物志。

[4] 栗田正秀，1955：水仙属细胞学研究 1.：Narcissus tazetta L. 的变种及园艺品种的核型，育种杂志 **5** (1)：23—26。

[5] 釜江正己，1971：关于日本产水仙（Narcissus tazetta L. var. chinensis Roem.）的育种之研究基础。

[6] 北村四郎、田村源、小山铁夫，1974：日本原色植物图鉴，草本编，单子叶类。

[7] 李懋学、陈定慧、王莲英，1980：中国水仙的染色体组型和 Giemsa C-带之带型研究园艺学报 **7** (2)：29—35。

[8] André, E., 1892: Le Narcisse sacré de Chine. *Rev. Hort.* (Paris) **1892**: 198—199.

[9] Dorsett, P. H., 1928: Chinese sacred lilies in Peking. *Nat. Hort. Mag.* **7**: 147—148, 3 f.

[10] Laufer, B., 1919: Sino-Iranica.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history of cultivated plants and products. *Field Mus. Nat. Hist. Publ. Anthropol. ser.* **15** (3): 427—428.

[11] McClure, E. A., 1932: The Chinese sacred lily. *Hong Kong Nat.* **3**: 186—193, pl. 26—29, f. 1—3.

HISTORICAL NOTES ON SHUI XIAN —— THE CHINESE SACRED LILY

CHEN SING-CHI WU YING-XIANG
(*Institute of Botan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Shui Xian, or the Chinese sacred lily, i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ornamental flowers in China under cultivation for a long time. Although over a hundred years ago M. J. Roemer had discovered this charming flower and named *Narcissus tazetta* L. var. *chinensis,* its origin remains a puzzle up to the present day. Some authors considered it to be indigenous to China, while others held a contrary opinion, presuming that it is adventitions. However, it is generally recognized that neither argument has been confirmed.

In Chinese literature, as we know, the first book that mentions the sacred lily with a brief description is "You Yang Za Zu" by Duan Cheng-shi (?—863). It notes: "Nar Zhi (= the sacred lily) came from Fu Lin Guo (now Italy), the root (bulb) as large as an egg, leaves 4—5 Chi (a unit of lenth, = 1/3 metre) long, garlic-like, scape from the centre of the leaves with flowers on its summit; flower 6-parted, redish-white with its centre yellowish-red, sterile; it is growing in winter and becoming dead in summer." Though this is evidently not indicative of the plant we deal with here, but of another breed of sacred lily, it will be seen from this citation that there was no other plant known as Shui Xian than Nar Zhi in China during that time. The Chinese name Shui Xian was in fact not found in the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until the Song Dynasty (960—1279), a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leaving us no less than thirty pieces of well-known poems on this plant, such as "Shui Xian Hua" by Liu Ban (1023—1089), "Yin Shui Xian" by Huan Ting-jian (1045—1105) and "Fu Shui Xian Hua" by Zhu Xi (1130—1200). The Chinese sacred lily was very much admired in all these poems as a very rare and curious flower, then being cultivated mainly in Hunan and Hubei Provinces. But, unfortunately, no wild sacred lily has been reported from these provinces ever since.

On the other hand, the Chinese sacred lily has recently been found growing wild in some places of Zhejiang and Fujian Provinces along the sea coast. But it usually grows as escaped plant in the places of human presence, for instance, around the temples or houses——a fact we gathered from field observations in Zhou Shan Islands off the east coast of Zhejiang Province. It must be pointed out that almost all the flowers seen there were nipped by the frost and, therefore, would be unable to bloom normally. Probably this is usually the case with it, for early spring, when it comes into blooms, is the coldest season of the year there. It is interesting to add that of all Chinese taxa of wild Amaryllidaceae, the Chinese sacred lily is the only member that flowers in such a cold season.

The genus *Narcissus* is primarily distributed in the Mediterranean region and Central Europe with a few species extending to Iran, Afganistan and Pakistan. None but an entity occurs in the coast areas of Eastern Asia. This pattern of discontinuous distribution is apparently very rare among the angiosperms, which seems to be an unnatural mode of dispersal. Another important fact is its close resemblance both in habit and flower feature to some varieties of Mediterranean *N. tazetta* L., to which it belongs. And like most of them, the Chinese sacred lily, both wild and domesticated, is also sterile—a remarkable character usually found in long-cultivated plants.

All the facts, as it appears to us, point to the same conclusion that the Chinese sacred lily is an exotic plant, possibly introduced from the Mediterranean region before the Song Dynasty. The early history indicated that the contacts between China and some European countries were rather frequent particularly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For example, from the 17th year of Tang Zhen Guan to the 10th year of Tang Kai Yuan (A. D. 643—723), Fu Lin Guo (now Italy) had five times dispatched envoys to China. Since Italy had once introduced a certain sacred lily into China probably as a present to the emperor, it is very likely that she would have exported to China in other occasions another kind of sacred lily, which was subsequently called Shui (water) Xian (celestial) by Chinese because of its beauty and water culture.

After its being introduced, the Chinese sacred lily was perhaps first cultivated in the imperial court and then spreaded to families of the ruling class and scholars. So far as our knowledge goes, the first poem written in praise of Shui Xian in China is "Yong Shui Xian Hua" by Chen Juan (?—989). It appeared, in fact, over a hundred years later than "You Yang Za Zu". And after another five hundred years or so a botanical book "Ban Cao Hui Bian" by Wan Ji (1522—1566) first reported on this flower. So far there has been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botanical works in China which also include this beautiful flower. And, to-day,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ornamental flowers in this country, especially in the south.

Historically, there were two places in China where Shui Xian had been grown: Ja Ding in Jiangsu Province and Zhang Zhou in Fujian Province. From the former, unfortunately, nothing more is heard about the culture of this lovely flower to-day. But the latter remains the main growing centre of Shui Xian in China up to now. Two clones are commercially propagated there, one with single flowers, and the other with double flowers, both selling equally well in Chinese New Year festival.